

人是什么？

比较社会学与基督教的人观

唐崇荣 著

“希望之声”经作者同意发表此网络版。欢迎自由下载，打印及分发。

希望之声

<http://www.voiceofhope.com/jtzw>

1999

人是什么？

这是人所问的诸多问题中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。当我们开始会讲话的时候，就不停的问「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」

为什么人会问问题呢？因为人是很独特的创造物，人是很独特的活物。我们要知，我们要问，我们要学，我们要明白，当你明白一切在你之外的事物时，你知道的是自然界的事物，但是当你问到你自己是谁的时候，知识已经跳越到另一个很大的范围里面。

人是什么？

我小的时候，老师告诉我：「人常常问人是什么，其实人自己就是一个什么。」

人是什么？

每一种哲学，在它的人论里面（哲学的人类学观点），都尝试解释人是什么。

人是什么？

三千五百年以前，《圣经》第一次把一个恒古的方案提出来：『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』（创九6）这句话提醒我们：「人等于人。」你流了人的血，你不能付伍佰元港币就算了，你流了人的血，你的血也要被人所流，人的价值就是等于人的价值。

那么，这个价值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更深一层的追究：「衡量人的价值的根据是什么？衡量人的价值的先决条件是什么？准则在哪里？标准在哪里？」

《圣经》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：『上帝造人，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。』（创九6）人像上帝，人就不能用别的东西来替代这个最高的价值，这样，整个人类学的眼光就应当注目在这更高的层面——人是像上帝的。

接下来要先提到关于社会的问题。 什么叫做社会？

「人加人加人加人」叫做社会。社会就是人的群体，社会就是许多的人所结合起来的一个生活的模式，人的社团叫做社会。

社会是由许多的个人组成的，因此，单单认识社会现象而不设法去了解个人是不可能的；只从社会的统计学里去了解社会现象，而不明白个人的原因、个人的因素、个人的价值，这是不对的。

「社会学」这个名词的使用，是从法国人孔德（Comte, Auguste）开始的。孔德出生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，那个时候，宗教非常的没落，就像《圣经》所讲的：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义。」（提后三5）有宗教的形式而没有信仰的本质，有庞大的组织而没有信心的内涵。

宗教不是宗教形式，宗教不是宗教礼仪，宗教不是宗教建筑，宗教不是宗教的组织，宗教也不是宗教的功能。但是，今天很多人就单从组织、礼仪和外表去衡量宗教，而在这件事上犯最大毛病的是马克思（Marx, Karl），孔德也是如此。

孔德十四岁的时候宣布脱离天主教，脱离上帝，宣告独立，不要宗教。孔德认为宗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遗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。所以他把人类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：

第一个阶段叫做神秘时期，或者叫做神学的时期；

第二个阶段是叫做形而上的时期；

第三个阶段叫做实证的时期，又叫做科学的时期。

当我们研究古代西方的哲学，在苏格拉底（Socrates）以前，有一个时代的人已经对神话不再感兴趣了，这时期差不多历经了几百年。从泰勒斯（Thales of Miletus）开始，安那克西曼德（Anaximander），阿那克西米尼（Anaximenes of Miletus）……等等，人已经对神话不感兴趣了。过去的人过着一种神话式的生活（希腊有许多的神话寓言：美的神叫做 Muses，火的神叫做 Mars，力的神叫做 Hercules，口才的神叫做 Hermes，还有音乐的神 Apollo，最大的神 Zeus，或者罗马人叫做 Jupiter，这些不同的神，他们统治着不同的人生范围。）到了泰勒斯的时候，人的注意力转变

了，他们开始研究到底在看得见的世界的背后，有什么看不见的实体。所以就从神话学的时代变成形而上学的时代。这种心态的活动持续了差不多几百年，到了苏格拉底的时代，他又不注重过去所注重的，反倒注重伦理，社会公正，真正的知识和人生的意义。但是他的学生柏拉图（Plato）又不注重他所注重的，注重宇宙论的问题。柏拉图以后的亚里斯多德（Aristotle），他是古代科学之父，这个人不大注重神话，也不大注重唯心论，他注重的是正确的思想方法。我们可以说逻辑是从亚里斯多德开始的，盼望藉着思想的方式可以找到真理。

从这几百年的演变，孔德找到了启发的思想源头，他把所有的宗教与神话学、形而上学、科学等量齐观，所以他认为神学和神话都是一样，是落伍的思想。

孔德既然把历史分成三个时期，而科学时期是最后产生的，因此他认为是最重要的。

根据孔德的思想，当人类的思想慢慢成熟到科学时代的时候，什么知识都不能有绝对性，都是要经过实证和试验，实实在在经验、考察、实证产生的知识才是真的。

所以孔德的思想告诉我们：「科学时代来到以后，前两个时代已经结束了。」我们不需要再研究神学，那是浪费青春，做牧师是自毁前途，因为他们专讲一些没有用的东西。什么形而上？都是无用的。所以，他宣告宗教破产了！形上学破产了！就这样，西方文化也跟着破产了。

如果你以为唯物论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，我告诉你，它只能把人类的文化带到更肤浅更没有意义的里而去；如果你认为科学就是一切的一切，你就先假定人的价值和人的位份只有物质的层次而已。

今天，研究社会学的概念是由孔德提出的，但他年老的时候，发现人没有办法没有宗教，所以他就盼望建立「人文教」，这个叫做人文主义者的宗教，是孔德要发明的。世界上不但有释迦牟尼，默罕默德，耶稣，还有孔德——这个想创造宗教的人。

「人文教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「人文教」认为：宗教是需要的，礼仪也可以接受，宗教的一些形式也应该保留，但是那些形上的，超自然的，启示的，要被否定。最后这句话是最重要的，就是「将启示的必要性否定了」。

有一次孔德对苏格兰的大文学家卡莱尔（Carlyle, Thomas）说：「我盼望建立一个伟大的宗教，是知识份子可以接受，与现代科学没有冲突的，所有过去的宗教，我认为都没有存在的价值了。」

卡莱尔听了他的话以后说：「恭喜你，盼望你能如愿以偿做成教主，如果你的宗教要被人接受，至少有三个条件：第一个条件你要做一些没有人做过的事情；第二，你要讲一些没有人讲过的话，第三，你要宣布有一天你死了，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，那么你的宗教就会被人接受了。」

你当然知道卡莱尔的意思了。

哲学家冯友兰（他的哲学有很多的前提是错误的，我们不一定要完全接受）说：「研究哲学不要单单研究哲学家所写的内容，还要研究哲学家的动机。」你今天不单看萨特（Sartre, Jean-Paul）的作品，还要认识萨特的童年是怎样渡过的，你看尼采（Nietzsche, Friedrich）的作品，是否有发现到他写作的动力与冲击他的背景有关？如果孔德的世界观是这样，他用这个办法来看待人的问题，他怎么能了解人？

人到底是什么？人应该怎样认识人？

我们可以为「人」下许多的定义，但是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认识人是什么，除非他真正从上帝的启示看见上帝为什么造人。我再强调：「当一个人真正认识上帝造人的目的和上帝怎样造人的时候，上帝把这个真理启示人，人才知道人是什么。」

一个社会工作者、社会研究者、社会学家，他所要处理的是人、人间和社会的问题，他要透过什么标准来看人是什么呢？

有的统治者施仁政，有的施暴政。暴政、苛政猛于虎，因为他不把人当做人来看待，如果你对人了解，你怎能好好待人呢？因此，我认为「共产主义的失败，不是政治的失败，乃是神学的失败。」

我相信，只有透过上帝的启示认识人，人才会好好把人当做人来处理、来解决。为这个缘故，虽然我不是社会学家，但我答应受邀探讨这个问题，因为基督徒要用上帝的真理来看待、处理每一门的学问；用神学来了解社会学，用神学来了解政治学，用神学来了解科学。

社会学是人类知识的一部份。那么，人的知识到底可以分成几个部份？

人类的知识丰富广泛，我把人所知道的知识大体上分成三大范畴：

第一：思想比人更低层次的事物，要认识人以下物质的范围；

第二：要认识那要认识万有的这个人的本身是什么；

第三：要认识比人更高的有关于灵界的，无限的、上帝的、一切原理的智慧的源头的问题。

（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思想，所以这个小小的脑子比宇宙太空还更厉害，小小的脑子跑完全世界还不感觉满意，它什么都要知道，我们很难了解人到底是什么，许多人死了都还不知道人是谁，不知道就死了，要怎么办呢？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誰，但是我们却想要知道别人是谁，我们什么都想知道。）

当一个人否认第三范畴的存在，但他却用绝对者的身份和口气来解释前两个范畴的时候，他已经假设他就是第三范畴里的那位绝对者。所以，他无形中相信这两界的存在，而另外一界就是他自己。所以当毛泽东说没有上帝的时候，他盼望他就是救世主，是人民的救星。从某一种逻辑的方式来看，他还是在肯定上帝是存在的。

人除了要认识自己，人还要解释、表达自己的认识。因此，你怎样去解释一件事情呢？人到底凭着什么来解释一件事情？

基督教改革宗的神学认为「上帝造人的时候，把人造成有言语、有意义、有永恒的活物。」这样，人就用言语把意义表达出来，这是上帝的形像的一部份。

当人用语言表达意义的时候，人也同时是在为现象提供解释。事物的解释者是人，因为人被造是为了解释宇宙的事物。人到底是谁？从神学、《圣经》的眼光来看，上帝按照他的形像造人，赋予人可以解释万有的身份，这样，人的身份就很特殊了。

人解释万有的时候，是站在主体性的地位；人解释自己的时候，人也站在主体性的地位；当人解释上帝的时候，同样也是站在主体性的地位上。

当人站在主体性的地位去解释万物、解释自然界的时候，人是以「自然的主」的身份来解释自然；当人解释人的问题的时候，人是不是以是「人类的主宰」的身份来解释人呢？你看见这个跳越里面的困难了；所以当人解释上帝的时候，是不是以「上帝的主宰」的身份来解释上帝？在这个跳越的里面，困难就更大。

提到这个以人为本的神学的时候，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费尔巴哈（Feuerbach, Ludwig）反对基督教了，因为他先假设上帝是人创造出来的，但是，他却没有办法讲清楚人为什么需要创造上帝。

第二方面，对人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都是在同一个层面上。人研究人，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，研究的人自己是在社会之外或者是在社会之内呢？当人因为社会的影响形成他的人格的时候，他是站在主体性或者客体性的地位上呢？

接下来再思想几个很重要的层次：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不是把人放在一个绝对的存有状态里面，绝对存在或者只有自我孤独的存在，都不是我们被造的原状。我们被造是相对存在的，所以人的存在不是独存，乃是对存。这个对存的存在有另外两个层次：

第一，像上帝的人与形像的源头之间的相对，这个相对不是对立的相对，乃是相互有关系的相对，人与上帝是相对的，人不能没有上帝，人可以假设上帝是不存在的，人甚至可以反对上帝，但是人反对上帝就证明上帝存在，否则你在反对什么？

第二，这个对存也是人与人的相对性。我们不是一个孤岛，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，人与人之间

有相对的关系。这个相对关系从直线来说是与上帝的相对，从横线来说是人与人的相对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对，这就是人在社会活动的层面。我们研究社会学，应该从人被造呈现的相对性来看待这个事情。

人被造成为一个能承受知识，能觉悟真理的活物，人有认知性，人有知道真理的可能，这是理性的一部份。不但如此，人被造是照着上帝的形像样式造的，有真理，有仁义，有圣洁。

前文已提过了认知性，那么，公义又是什么呢？

公义就是判断公正的问题，这是法性的问题。

人除了理性功能和法性功能之外，还有另外一样，就是有上帝圣洁的形像，这是德性的功能。

当人研究科学的时候，人只要发挥理性方面的功能。但研究社会学的时候，人不能不用第二和第三法则，也就是用公义的原则和道德的法则来看待这个社会。

所以，我盼望研究社会学的基督徒，要从《圣经》的观点很严谨的来看待人的社会行为和责任。人与人之间有德性、法性的标准，这乃是维持社会能够公正、能够安宁，能够解决许多的困难的一个重要的原理，藉着对人类的这些认知，人才能够更准确的处理人类的问题。

刚才提到「启示的必需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
科学是比人类学更低的一门学问。（有一次我在美国凤凰城讲道，我把一切的学问分门别类定层次高低的时候，我说：「科学是最低的。」读科学、研究科学的学生听了，眼睛就睁大起来，如果耳朵会动，它也会跳起来了。）因为当你把自然界当做研究的对象时，你是站在比自然界更高的层次来研究，人研究自然，自然不会研究人；人分析物质，物质不会分析人；人知道太阳离开地球是九十二万公里，太阳不知道我和你中间离开多少公尺。我们的认知性，使我们超越物质，我们是高过物质的。研究比人更低的大自然就是比较低的学问，然而，研究人自己，就不这么简单了。

在科学的范畴里，人比较可能找到肯定的答案。你把一件东西交给不同的物理学家研究，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。但是，当你把一个神经有问题的人，交给十个不同理论派系的神经科医生诊断，答案却不一样。每一派系的神经科医生分析病人的病因都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当人研究人的时候，是超过了人研究自然的范围。社会学也是如此，所以科学是比社会学更低的，科学是比伦理学更低的。

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上述的观念：

你知道怎样制造原子弹，这是科学，应该不应该使用，这是伦理学的范畴。什么时候要用？应该不应该用？要怎样用？这都不在科学的范围里面，科学的功能就在那里中止了，完全没有贡献了，因为这已是伦理学的问题。

对整个人类来说，科学不是一切，科学是很低层次的。但是，在过去二百年的西方文化活动里面，是用「肯定性的答案的可能性」来评估学问的层次，因为科学的答案是可能达到肯定的，所以科学就被抬高了，而非科学的事物无法达到肯定，所以就被贬低，仿佛没有价值了。神学是最不能达到肯定的，所以被认为是最低的。

但是，我慎重的告诉你，如果科学要运用得好，需要有一套完整的伦理学来引导科学的整个成就，否则人类就成为人类自己最大的威胁。

伦理学要达到真正的价值，需要有敬畏上帝，以他的公义，他的圣洁的这种本性来处理。爱犯罪的人的内心，不可能产生有非常高度价值的伦理学，只有在圣洁、公义的上帝的本质里面，人才会找到真正的价值，这是刚才提到的启示的必需性的问题。

这样，当我们处理社会的问题，研究社会的现象，分析社会的难题时，我们盼望能提供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，我们就需要靠着上帝的启示去了解。

社会学把宗教当做社会的某一种现象，无论是从行为的这一方面来看，或者是从功能的这一方面来看，或者从历史的这一方面来看，我们看见他们没有真正了解宗教，所以他们对宗教的评论，是站

在宗教的外面来知道宗教，这样的评论就因为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了。

宗教的问题不是小问题，共产主义者迫害宗教几十年，他们终于发现宗教不像所想像那样简单。但是，今天有一大批有宗教却不明白宗教本质的人，引起了许多社会人士对宗教的曲解，这是很可惜的。另一方面，许多自私的人，用自我中心的人生哲学观来处理人与宗教的关系，就没有办法代表上帝在社会上有伟大的贡献。所以我盼望今后的日子有更多有神学思想的人研究社会问题；我盼望社会学家不要以为凭着已经堕落、有罪性的人的思想，可以完全了解社会现象；我盼望我们不是倒退到十九世纪，还以为孔德的思想，史宾塞（Spencer, Herberl）的思想，赫胥黎（Huxlcy, Thomas Henry）的思想，黑格尔（Hegel, Georg Wilhelm Friedrich）的思想，马克思的思想能够掌握整个社会的来龙去脉，甚至为社会指定将来要走的路向，我们不要走那条路，我们要更严谨的，回到以敬畏上帝的态度，来思想人性的问题，思想堕落的事实，思想所有犯罪和社会犯罪的原因，找出上帝所给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，来处理今天世界的问题。